

甘霖絮语

成熟的代价

■川流

周末下乡,临走时,舅舅从院内柿树上摘下一小袋柿子,要我带回家中。是那种土生土长的柿子,个头小巧,呈椭圆形,里面一般两至三个硬核。这种本地柿子吃起来绵绵甜甜,回味久长,不同于嫁接改造后的无核柿,虽个大无核,吃在嘴里却有一股白水味。

舅舅采摘的都是已开始泛红,但并未完全成熟的硬柿子。舅舅说,这样便于携带,回家去保存的时间也长些。

回到城里,按舅舅教的,把硬柿子全部倒入米袋里催熟。第二天,就有好几个柿子变红、变软了,我们一家人高兴地挑出熟透了的柿子,大饱口福。以后,女儿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到米袋里挑柿子,一个个捏着看,熟了就拿出来吃,我们算是彻底理解了“柿子拣软的捏”这句话。

当米袋里只剩下五六个柿子时,天气骤然变凉,温度低了许多,而这几个柿子仿佛也怕冷似的,一个个进入“冬眠”状态,再也不肯变软了。女儿几天下来,一个个捏了个遍,失望地说,爸爸,这些柿子大概是不会熟了吧。我也很奇怪,凑上去看,只见几个柿子表皮都微微发皱了,却仍然坚硬如石,没有丝毫成熟的迹象。我把它们全部埋入米中央,可第二天依然如故,不由和女儿一样泄气了。

这天,我昏来做饭时又碰到那几个硬邦邦的柿子,觉得碍手碍脚的,就拿碗装出,准备扔掉。来家人看孙女的母亲见了,问,这么好的柿子为什么要丢呢?我说了原因,母亲吩咐我,你找些小竹片来。我不解,母亲说,现在天凉了,柿子当然难以成熟,但如果往每个柿子里插一个小竹片,就熟得快了,小时候我见你外婆总是那样做,很有效的。我一时找不到竹片,就拿来几根竹牙签,按母亲说的一一插入柿子里,再把它们放入米袋。我将信将疑地问母亲,这样不会烂吧?母亲说,不会的。

过了两天,正在看书的我听到女儿惊喜的叫声,爸爸,爸爸,快来看,柿子都变软了。我来到厨房,拿起柿子一捏,果然一个个都软乎乎的,插入牙签的地方虽有点发黑,却并没有烂,剥开一个放进嘴里,甜美如醇,是那种久违的味道。

没想到母亲的法子还真管用,原来,成熟有时是以受伤为代价的。我突然有种感悟,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母亲的年糕

■吴素平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那些逝去的时光里,带走了多少的往事,留下了多少的怀念!风雨人生,任凭世事变迁,然而总有一些往事刻入脑海渗入心田。时光越是遥远,思绪越清晰,如丝如缕,总在记忆里缠绕,无法挥去……

记得小时候每当临近春节,农村家家户户开始打豆腐,熬米糖,做年糕,大人在忙忙碌碌地办年货,小孩子欢天喜地等新年,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至今印象较深的还是母亲做年糕。

小小年糕好吃,可煮可炒可烤。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正月里家里来了客人煮一碗油面加两个鸡蛋和几个米糕就是最好的招待,元宵夜招待玩龙灯的乡亲少不了要炒满满一盘香喷喷的年糕,把年糕放火笼里烤熟拿出来吃,酥酥脆脆,那是当年小孩儿最好的烧烤。

小小年糕难做。要把米粒变成香黏可口的米糕工序是比较复杂的。先把粘米和糯米分别淘干净然后沥干水。七十年代没有磨米粉的机器,纯粹靠手工用石磨磨,一推一拉,需两人共同配合操作,一人拉磨,一人下料。从我记事时记得年年做年糕磨米拉磨是母亲的“专利”,年幼的我只能做帮手磨。家里人多,每年年糕都做很多,磨米粉就得耗时两三天。我们稍大点,我和大哥轮流拉磨和下磨。拉磨真的是个苦累活儿,双手不停转动,身子前一扑后一仰不停晃动,双脚原地不动。拉磨几圈全身发热,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想想那么多年一直都是母亲拉磨子磨粉,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在家白天要出工,晚上做家务,苦累可想而知。母亲是祖父母在11个月时抱来的童养媳,母亲的一生没进过学堂。贫困的生长环境,孕育了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宽容坚韧的秉性。

米粉磨好后开始选个日子做年糕了,做年糕耗时耗力,调灰、揉粉、印粉、蒸糕程序一套套,帮手越多越好,家里人大大小小齐上阵。堂屋大饭桌上放上圆圈的晒垫,小桌上放个大盆子搞把灰,我们揉的揉,搓的搓,印的印。粘米把要用把印一个个地印,印出来的图案有花朵有鱼儿有喜字,寓意花团锦簇年年有余喜事多多。糯米把搓成圆圆如汤圆寓意团团圆圆。厨房里柴火旺旺,家里欢声笑语,热热闹闹。大人边做边聊天,聊聊村里远古的传闻趣事,小孩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其乐融融。

糯米把需要掺和粘米,做出的年糕粘糯适中,口感才好。但多少糯米粉掺多少粘米粉还是有技巧的,掺多掺少都会影响口感,这个环节全靠母亲掌握。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做农活是远村近邻出名的强者,做粉、做油面、熬糖等传统活儿,母亲的手艺也是村里最好的。邻居婶婶常来请教经验,经过母亲把关调制的粉粉做出来的米糕蒸熟后晶莹剔透,沾上白糖吃入口黏而不腻、香而柔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上一顿沾白糖的米糕,那种滋味那种幸福感久久难忘。

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年糕蒸熟后倒入堂屋上方晒谷簏里,一叠叠一圈圈,待次日冷却后放入大水缸里冷水漂着保留,一般可吃到年后三四月没有问题。到了八十年代,米机代替了石磨,每到阴历年底母亲肩挑满满两箩筐洗净沥干的粘糯米与村里叔叔婶婶一道去镇上机米粉,做年糕的习俗一直没有改变。

九十年代初我们全家住县城了。母亲住在西街,房子空间不大。每每到了年关,母亲总是念及年糕的事儿,我们常劝母亲不要劳神费力了,想吃粉去菜市场买就是了。但母亲千方百计还是要亲手做点年糕,父亲也是全力支持,用砖头在小院子或砌一个简易柴灶蒸糕。做年糕的力气活儿一般在腊月里星期六或星期天,兄弟们不用上班,家里的孩子们都不用上学。母亲提前几天打电话通知我和兄弟们。到了做年糕的这一天我们各自带上小孩去父母住处团聚。母亲年龄大了加之腰痛只能做做总指挥,父亲负责生火烧水蒸糕,这时揉粉的力气活儿一般是大哥,我们就印印粉,小侄儿见做年糕个个异常兴奋,挽着袖子积极参与乐在其中。待糕蒸熟冷却母亲拿来塑料袋兄弟几人每家满满一袋!

母亲的一生上敬父母,下爱子女,唯恐儿孙少衣缺食!

母苦儿不见,儿苦母不安,往昔今重现,谁解思亲意?晚年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也时常腰痛,年糕的事慢慢冷落了。老家那石磨成了“古董”,那把笕已丢失,唯有把印尚在,但也只是一个纪念,派不上用场。时光飞逝,留下的只有回忆。

如今,菜市场随处可见卖米糕的,米糕传统的制作方式被现代机器所代替,商家抓住商机正在形成产业将年糕包装成商品,年糕不再是春节特定的食品,而成了人们日常餐桌上一道美食,每当吃着买来的米糕,感觉再好也没有家乡原汁原味米糕味,无论如何吃不出妈妈做的年糕味道……



贺嘉山孝道文化园

九江市德昌实业有限公司

孝道文化征文

世故人生

行走的诗行

■黄爱利

他是个画家,但与一般的画家不同,他画通禅理,禅也是画,画也是禅;他是个诗人,但与一般的诗人不同,他行吟得句,且行且吟;他也是一个修行者,但与一般的修行者也不同,其所修行轨迹都能从他的文字笔墨之中,看到他修行得道的些微点滴。他,我的好友、旅庐画家——把庐山当家、以家为庐的画家——吕耀伟先生,法名法乐。

每天第一时间打开微信,我喜欢看他在朋友圈中所发一天的画作。这是他一天下来的活动范围,或书画笔墨,或感想随笔,无论文字或图画线条,细心的人,都能从他的字里行间,画图片纸中管窥出他的行为心迹。与时下一些只刷存在感的人不同,他喜欢把眼中所见,耳中所闻甚至心中所思所想付诸于毫端,形之为书画。予观其画,乃观其人,实察其心也。

他的简单与率真,诚挚与坦荡尤显难能可贵,弥足珍惜。他喜欢早起,一个人背负双手,粗襟布履,短褐麻衣,沿山路潜行,从这个寺院到那个寺院,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歌,或有所思,若有所悟。眼前的山川形胜,雾霭流岚是他的书画风景,耳畔的松涛竹影、鸟唱虫鸣又让他静观众妙、心引天仪。

其实我们相识时间并不长,几个月而已,但我们相知似乎不浅,从彼此的家庭

结构,交友范围,到所读诗文、所经笔墨、乃至参禅悟道等,每一点一滴都似乎有所领悟与懂得。他喜欢用自己的画笔记录生活中的一切发现与感悟,也随画随弃,也可卖可赠,但每一次交往都是那样真挚与坦诚,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能用自己的笔墨写自己心性的人。

画画,我不喜欢每天都画着同样的题材,见一画便见其全部的画;读画,我不喜欢只知炫技而不见画家自己心性情趣的作品。真正的好画便是那些能反映画者志趣与心性,与画家有血肉关联的作品,让人一见难忘,再见倾心。所有的技法只是手段,所有的画作都能见情达性。尤其题跋更见心性、水准和格调,信手拈来,便清风流水、格高品尊,深厚的自我修为自然流露而又不张声色。我喜欢徐青藤的《墨葡萄》和他的题款: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我喜欢文征明的:万木缘山过雨青,山回路断水冷冷;分明记得环滁胜,只欠临溪著小亭。我喜欢八大的“兴来即挥毫,游戏三昧前”。我喜欢法乐的画作和他妙趣横生的题跋。

抱琴出门去,见鸟拜老师。鸟鸣见真性,弹琴惹恐迟。这样随性的题款文字,无需题稿,即兴挥洒,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口吐莲花,诗也是画,画也是诗。

归来去兮非吾世,大智若愚蕴天真。榻横左右书三尺,门向东南月一寮。也许

不是诗词家眼中最律的诗,却是我眼中最好的偈。画里藏真趣,句中露禅机。写之一遣兴,读来已非诗。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传统文化中,生活自然中信手拈花,点化自在。“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山中岁暮无他事,插枝梅花便过年”,“世事浮云变,此心孤月明”,等等。可先有画,后有句,可先得句,后有画。可写心经佛偈,可写生活俚俗。画即是诗,诗亦是我,我即是禅,禅亦是机。

所以读法乐的画,便是有趣,他见什么,画什么,走到哪,画到哪,触目所拾,充耳即闻,每有心会,便欣然忘食,跃跃欲试。也许耀伟一生走过许多地方,但有两处对他的绘画影响至极,是不得不提。一是佛地,他的画里常有的符号是僧道、庙宇、明月、松云,他擅用水墨,略施色彩,利用檀皮渲染的效果,层层叠加,点线之际,浓淡之间,一片化机。法乐是佛门俗家弟子,一生与佛有缘,心底笔下,处处禅心,法名也非常贴切有趣,法中得乐,乐在法中。二是山水,法乐不仅与佛有缘,与山水自然更是有缘,早年在长白山、终南山穿梭,尤其到了庐山,更是依依不舍。他说,庐山就像家一样,庐者,草庐也,草庐者,居之家也。这是他的心里话,是他旅庐久居不舍的重要原因。他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木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尤其这里的朋

友及茶酒美食……

最近,应庐山三石饭店之邀,为之创作一批以庐山文化为题的画作,他激动不已,认为是他生命旅程中一次重要里程碑,也是他画作画风的重大临节点,画幅小到小品扇面,大到六尺整张,题材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风格也多种多样,数量之多,也是有生以来最为集中的一次。他闭门谢客,潜心创作,于他而言,无异于一次精神炼狱,凤凰涅槃。

其实法乐的书法也颇为有趣,魏碑线条,参以行意,结体随意自然,老树著梅,拙中藏巧,所有技法不露痕迹,尤其以绘画之笔墨,写胸中之块垒,自出机杼,得自然天趣之妙。法乐虽不治印,但好藏印,全国各路篆刻高手都愿与之交流,这么多年下来,其印藏之富,几近白石先生的三百石之富翁矣。我喜欢他常用的“大名医”一印,冲刀阴刻,结体夸张,尤一“大”字,长瘦之间颇有喜感,与“名医”二字的浓密布局形成对应,有强烈的反差效果,内容也非常有意,大概是用于医“俗”的吧。印之于画,也能适得其所,形成诗书画印的整体效果。

法乐为画,从心所欲,法乐为文,文如其人,法乐为人,表里如一。画什么,怎么画,为什么,这些哲学终极问题,在法乐看来,都不是问题,只要心中有画,眼之所触,心之所念,便是腕底清风,笔下波澜。

“98”在九江竖立一块不平凡的丰碑(组诗)

■杨文霞

在'98抗洪纪念碑前

我仰视的是比一朵浪花要高的浪花
是身体内的浪花,比汹涌的长江更为强大

我尊崇的遣词造句,只适合把“98”这个数字记录下来

用大,粗体,在全国人民心里,凝固了九江抗洪中悲壮的画面

我需要拔高我的笔墨,在汹涌的浪尖上站稳

众志成城的军民挽手在长江里的身体

随着浪花的嚎叫,恒定在画面中

有一朵浪花羞愧地撞击着镜头,我在镜头外面

被碎裂的浪花一下迷糊了视线

我看见水冷酷的一面,我也看见了在冷酷中

那些最可爱的人,以身躯当沙袋,挡住一次次呼啸而来的江水

逼退在他们的胸前,被一次次驯服

是呀,今天的这座纪念碑平静了不少

像是一种凝固,把98年的那次特大洪峰泻下来

站立在高高荣光碑铭上的是万众一心

看见一个国家,一个党的雄阔力量

我敬慕的目光一点点就着阳光把98两个字刻画

那一刻进入心里的震撼,依然在二十年后,反复在心里冲击

人民的国家,我增加了无比的信任度

人民的军队,是我们最可亲的人

出口成章的句式,也在98两个数字面前徘徊

只有亲历过的人们最有资格说出当年的壮烈

而用一座纪念碑告诉后人,在水的面前

你可以接受它的柔暖,有时候你要比它更勇猛

站在98抗洪广场中

前面,曾经是60米长的伤口,江水倒灌,九江告急

一座城顷刻就要覆没,一座城的生灵就要被送达炊烟的后面,成为祭祀里

白花,蜡烛

成为悲戚的哭声,亲人之间的骨肉分离

一道决堤的大坝,预留了所有悲痛的空位

成为一次集体的悲壮,一次悲歌般的呻吟

但我看见了,毅然决然走向决堤口的人

他们是一些穿着绿色衣服的医生

他们用46小时的集体缝合,把这条伤口缝合起来

我也看见了被招呼即来的大卡车,毫不犹豫装满泥沙

把自己的爱车深入江底

我看见了人民的力量,一个民族的自觉觉醒

当失去爱车的司机加入抗洪队列的时候

顿时他的形象高大起来,没入江水里的汽车

带着爱的奉献,横栏在官兵的面前

成为人民的一个墩柱,成为九江与官兵合围的一次经典战役

站在98抗洪广场中,风从江面吹过来

游戏在广场上的老人依然用警觉的眼神看过去

那些蹒跚的孩子,还没有经历

只以美好与幸福的感觉,在九江里安居

是呀,这正是98过后,所有人的祈愿

这正是——一座广场真实的含义

团结一心,勇于胜利

把占地万余米的决堤旧址,改建成人民幸福的殿堂

用怀念与铭记,记住在98抗洪中奋勇当先的人们

在98纪念馆里纪念大水

与其说纪念洪水,莫不如说是纪念助援的官兵

莫不如说是纪念抗洪的一种民族精神

在大灾大难面前,他们的敢于牺牲,

勇敢当先

借用一场洪水,大声宣读出来

我看见红军团,工人旅,我看见硬骨头六连,猛虎团

这样鲜红的旗帜。我看见在红旗飘扬下

浮动在波涛汹涌下的军人

他们刚毅的目光,年轻的面孔,以220官兵组成的堵口队

率先在人民的心里成为一堵墙

被信念与不忘的初心,浸泡在江水里

翻滚出昼夜的滚烫

在他们的意志里,人民的信托永远在前

一座纪念馆有图片,实物,有一架冲锋舟

从长江的身体上划出

人民的决心和军人的气度

抗洪胜利后,万人欢送场面

让我依然在今天看见它的时候热泪盈眶

在敲击的汉字旁,也有湿漉漉的感觉

仿佛一滴水永远跟着身后,圈养的情感,为98抗洪

献出我的敬仰,感恩,认定一道不会篡改的闪电

把灾难劈开,用珍视诵读热爱

在纪念馆,更看见灾后重建的九江,成为另一场战役

更看到力拔山河的九江,出征成为一场锦绣

守住家园,建设好家园,依然成为壮举

在一场荡气回肠的述说里,引向幸福的光辉

98,在九江竖立成一块平凡日子里不平凡的丰碑

正打开记载里的二十年,以秀美的九江

告慰那些曾经为之付出的人们

(此文获“纪念九江’98抗洪胜利2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

